中阿含經/卷第 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二十五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五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九九）因品苦陰經第三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諸比丘於中食後，少有所為，集坐講堂。於是眾多異學，中後仿佯往詣諸比丘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語諸比丘：「諸賢！沙門瞿曇施設知斷欲，施設知斷色，施設知斷覺。諸賢！我等亦施設知斷欲，施設知斷色，施設知斷覺。沙門瞿曇及我等此二知二斷，為有何勝？有何差別？」

於是，諸比丘聞彼眾多異學所說，不是亦不非，默然起去，並作是念：「如此所說，我等當從世尊得知。」便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，謂與眾多異學所可共論，盡向佛

說。

彼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即時應如是問眾多異學：『諸賢！云何欲味？云何欲患？云何欲出要？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出要？云何覺味？云何覺患？云何覺出要？』諸比丘！若汝等作如是問者，彼等聞已，便更互相難說外餘事，瞋諍轉增，必從座起，默然而退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門、梵志、一切餘眾，能知此義而發遣者，唯有如來、如來弟子或從此聞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欲味？謂因五欲功德，生樂生喜，極是欲味，無復過是，所患甚多。

「云何欲患？族姓子者，隨其伎術以自存活，或作田業、或行治生、或以學書、或明算術、或知工數、或巧刻印、或作文章、或造手筆、或曉經書、或作勇將、或奉事王。彼寒時則寒，熱時則熱，飢渴、疲勞、蚊虻所蜇，作如是業，求圖錢財。彼族姓子如是方便，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不得錢財者，便生憂苦、愁慼、懊惱，心則生癡，作如是說：『唐作唐苦，所求無果。』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得錢財者，彼便愛惜，守護密藏。所以者何？『我此財物，莫令王奪、賊劫、火燒、腐壞、亡失，出財無利，或作諸業，而不成就。』彼作如是守護密藏，若有王奪、賊劫、火燒、腐壞、亡失，便生憂苦、愁慼、懊惱，心則生癡，作如是說：『若有長夜所可愛念者，彼則亡失。』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母共子諍，子共母諍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族展轉共諍。彼既如是共鬪諍已，母說子惡，子說母惡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族更相說惡，況復他人？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王王共諍，梵志梵志共諍，居士居士共諍，民民共諍，國國共諍，彼因鬪諍共相憎故，以種種器仗，轉相加害，或以拳扠石擲，或以杖打刀斫，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，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入在軍陣，或以象鬪，或馬、或車，或以步軍，或以男女鬪。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，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往奪他國，攻城

破塢，共相格戰，打鼓吹角，高聲喚呼，或以槌打，或以鉾戟，或以利輪，或以箭射，或亂下石，或以大弩，或以融銅珠子灑之。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，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入村、入邑、入國、入城，穿牆發藏，劫奪財物，斷截王路，或至他巷，壞村、害邑、滅國、破城。於中或為王人所捉，種種考治，截手、截足或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或截耳鼻，或臠臠割，拔鬚、拔髮或拔鬚髮，或著檻中衣裹火燒，或以沙壅草纏火熬，或內鐵驢腹中，或著鐵豬口中，或置鐵虎口中燒，或安銅釜中，或著鐵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鐵鉤鉤，或臥鐵床以沸油澆，或坐鐵臼以鐵杵擣，或龍蛇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撾，或以棒打，或生貫高標上，或梟其首。彼在其中，或死或怖，受極重苦，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行身惡行，行口、意惡行，彼於後時，疾病著床，或坐、臥地，以苦逼身，受極重，苦不可愛樂。彼若有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彼臨終時在前覆障，猶日將沒大山崗側，影障覆地。如是，彼若有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在前覆障，彼作是念：『我本惡行，在前覆我，我本不作福業，多作惡業。若使有人作惡凶暴唯為罪，不作福、不行善，無所畏、無所依、無所歸，隨生處者，我必生彼。』從是有悔，悔者不善死，無福命終，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行身惡行，行口、意惡行，彼因身、口、意惡行故，因此、緣此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，是謂後世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，是謂欲患。

「云何欲出要？若斷除欲，捨離於欲，滅欲欲盡，度欲出要，是謂欲出要。若有沙門、梵志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要不知如真者，彼終不能自斷其欲，況復能斷於他欲耶？若有沙門、梵志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要知如真者，彼既自能除，亦能斷他欲。

「云何色味？若剎利女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師女，年十四五，彼於爾時，美色最妙。若因彼美色、緣彼美色故，生樂生喜，極是色味無復過是，所患甚多。

「云何色患？若見彼姝而於後時極大衰老，頭白齒落，背僂脚戾，拄杖而行，盛壯日衰，壽命垂盡，身體震動，諸根毀熟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復次，若見彼姝疾病著床，或坐、臥地，以苦逼身，受極重苦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復次，若見彼姝死，或一二日至六七日，烏鵄所啄，豺狼所食，火燒埋地，悉爛腐壞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復次，若見彼姝息道，骸骨青色爛腐，食半骨璅在地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復次，若見彼姝息道，離皮肉血，唯筋相連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復次，若見彼姝息道，骨節解散，散在諸方，足骨、　　骨、髀骨、髖骨、脊骨、肩骨、頸骨、髑髏骨各在異處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復次，若見彼姝息道，骨白如螺，青猶鴿色，赤若血塗，腐壞碎末，於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滅生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是謂色患。」

「云何色出要？若斷除色，捨離於色，滅色色盡，度色出要，是謂色出要。若有沙門、梵志，色味、色患、色出要不知如真者，彼終不能自斷其色，況復能斷於他色耶？若有沙門、梵志，色味、色患、色出要知如真者，彼既自能除，亦能斷他色。

「云何覺味？比丘者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禪成就遊，彼於爾時不念自害，亦不念害他，若不念害者，是謂覺樂味。所以者何？不念害者，成就是樂，是謂覺味。

「云何覺患？覺者是無常法、苦法、滅法，是謂覺患。

「云何覺出要？若斷除覺，捨離於覺，滅覺覺盡，度覺出要，是謂覺出要。若有沙門、梵志，覺味、覺患、覺出要不知如真者，彼終不能自斷其覺，況復能斷於他覺耶？若有沙門、梵志，覺味、覺患、覺出要知如真者，彼既自能除，亦能斷他覺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苦陰經第三竟(二千一百六十五字)

（一○○）中阿含因品苦陰經第四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釋羈瘦，在加維羅衛尼拘類園。

爾時，釋摩訶男中後仿佯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如是知世尊法，令我心中得滅三穢：染心穢、恚心穢、癡心穢。世尊！我如是知此法，然我心中復生染法、恚法、癡法。世尊！我作是念：『我有何法不滅？令我心中復生染法、恚法、癡法耶？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摩訶男！汝有一法不滅，謂汝住在家，不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摩訶男！若汝滅此一法者，汝必不住在家，必至信、捨家、無家，學道。汝因一法不滅故，住在家，不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」

於是，釋摩訶男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

我心淨，除疑得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摩訶男！有五欲功德可愛、可念、歡喜、欲相應而使人樂。云何為五？謂眼知色、耳知聲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觸，由此令王及王眷屬得安樂歡喜。摩訶男！極是欲味無復過是，所患甚多。

「摩訶男！云何欲患？摩訶男！族姓子者，隨其技術，以自存活，或作田業、或行治生、或以學書、或明算術、或知工數、或巧刻印、或作文章、或造手筆、或曉經書、或作勇將、或奉事王。彼寒時則寒，熱時則熱，飢渴、疲勞、蚊虻所蜇，作如是業，求圖錢財。摩訶男！此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不得錢財者，便生憂苦、愁慼、懊惱，心則生癡，作如是說：『唐作唐苦，所求無果。』摩訶男！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得錢財者，彼便愛惜守護密藏。所以者何？『我此財物莫令王奪、賊劫、火燒、腐壞、亡失，出財無利，或作諸業，而不成就。』彼作如是守護密藏，若使王奪、賊劫、火燒、腐壞、亡失，彼便生憂苦、愁慼、懊惱，心則生癡，作如是說：『若有長夜所可愛念者，彼則亡失。』摩訶男！如是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母共子諍，子共母諍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族展轉共諍。彼既如是共鬪諍已，母說子惡，子說母惡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族更相說惡，況復他人？摩訶男！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王王共諍，梵志梵志共諍，居士居士共諍，民民共諍，國國共諍，彼因鬪諍共相憎故，以種種器仗，轉相加害，或以拳扠石擲，或以杖打刀斫，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。摩訶男！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入在軍陣，或以象鬪，或馬、或車，或以步軍，或以男女鬪，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。摩訶男！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往奪他國，攻城破塢，共相格戰，打鼓吹角，高聲喚呼，或以槌打，或以鉾戟，或以利輪，或以箭射，或亂下石，或以大弩，或以融銅珠子灑之，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。摩訶男！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入村、入邑、入國、入城，穿牆發藏，劫奪財物，斷截王路，或至他巷，壞村、害邑、滅國、破城。於中或為王人所捉，種種拷治，截手、截足或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或截耳鼻，或臠臠割，拔鬚、拔髮或拔鬚髮，或著檻中衣裹火燒，或以沙壅草纏火熱，或內鐵驢腹中，或著鐵豬口中，或置鐵虎口中燒，或安銅釜中，或著鐵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鐵鉤鉤，或臥鐵床以沸油澆，或坐鐵臼以鐵杵擣，或龍蛇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撾，或以棒打，或生貫高標上，或梟其首。彼在其中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。摩訶男！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行身惡行，行口、意惡行，彼於後時疾病著床，或坐、臥地，以苦逼身，受極重苦，不可愛樂。彼若有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彼臨終時在前覆障，猶日將沒大山崗側，影障覆地。如是，彼若有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在前覆障，彼作是念：『我本惡行在前覆我，我本不作福業，多作惡業，若使有人作惡兇暴唯為罪，不作福、不行善，無所畏、無所依、無所歸，隨生處者，我必生彼。』從是有悔，悔者不善死，無福命終。摩訶男！是謂現法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復次，眾生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故，行身惡行，行口、意惡行。彼因身、口、意惡行故，因此、緣此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摩訶男！是謂後世苦陰，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「摩訶男！是故當知欲一向無樂，無量苦患，多聞聖弟子不見如真者，彼為欲所覆，不得捨樂及無上息。摩訶男！如是彼多聞聖弟子因欲退轉。摩訶男！我知欲無樂，無量苦患。我知如真已，摩訶男！不為欲所覆，亦不為惡所纏，便得捨樂及無上息。摩訶男！是故我不因欲退轉。

「摩訶男！一時，我遊王舍城，住鞞哆邏山仙人七葉屋。摩訶男！我於晡時，從宴坐起，往至廣山，則於彼中見眾多尼揵，行不坐行，常立不坐，受極重苦。我往問曰：『諸尼揵！汝等何故行此不坐行，常立不坐，受如是苦？』彼如是說：『瞿曇！我有尊師尼揵，名曰親子，彼則教我，作如是說：「諸尼揵等！汝若宿命有不善業，因此苦行故，必當得盡；若今身妙行護，口、意妙行護，因緣此故，不復作惡不善之業。」』

「摩訶男！我復問曰：『諸尼揵！汝等信尊師無有疑耶？』彼復答我：『如是。瞿曇！

我等信尊師無有疑惑。』摩訶男！我復問曰：『尼揵！若爾者，汝等尊師尼揵本重作惡不善之業，彼本作尼揵死，今生人間出家作尼揵，行不坐行，常立不坐，受如是苦，如汝等輩及弟子也。』彼復語我曰：『瞿曇！樂不因樂要因苦得，如頻鞞娑羅王樂，沙門瞿曇不如也。』

「我復語曰：『汝等癡狂，所說無義。所以者何？汝等不善，無所曉了，而不知時，謂汝作是說，如頻鞞娑羅王樂，沙門瞿曇不如也。尼揵！汝等本應如是問：誰樂勝？為頻鞞娑羅王？為沙門瞿曇耶？尼揵！若我如是說我樂勝，頻鞞娑羅王不如者。尼揵！汝等可得作是語，如頻鞞娑羅王樂，沙門瞿曇不如也。』彼諸尼揵即如是說：『瞿曇！我等今問沙門瞿曇：誰樂勝？為頻鞞娑羅王？為沙門瞿曇耶？』我復語曰：『尼揵！我今問汝，隨所解答。諸尼揵等，於意云何？頻鞞娑羅王可得如意靜默無言，因是七日七夜得歡喜快樂耶？』尼揵答曰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六五四三二，一日一夜得歡喜快樂耶？』尼揵答曰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復問曰：『尼揵！我可得如意靜默無言，因是一日一夜得歡喜快樂耶？』尼揵答曰：『如是。瞿曇！』『二三四五六，七日七夜得歡喜快樂耶？』尼揵答曰：『如是。瞿曇！』我復問曰：『諸尼揵等！於意云何？誰樂勝？為頻鞞娑羅王？為是我耶？』尼揵答曰：『瞿曇！如我等受解沙門瞿曇所說，瞿曇樂勝，頻鞞娑羅王不如也。』

「摩訶男！因此故知，欲無樂，有無量苦患。若多聞聖弟子不見如真者，彼為欲所覆，惡、不善所纏，不得捨樂及無上息。摩訶男！如是彼多聞聖弟子為欲退轉。摩訶男！我知欲無樂，有無量苦患。我知如真已，不為欲所覆，亦不為惡不善法所纏，便得捨樂及無上息。摩訶男！是故我不為欲退轉。」

佛說如是。釋摩訶男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苦陰經第四竟(二千二百五十四字)

（一〇一）中阿含因品增上心經第五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於五相。數念五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「云何為五？比丘者，念相善相應，若生不善念者，彼因此相復更念異相善相應，令不生惡不善之念。彼因此相更念異相善相應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、止息、一意、得定。猶木工師、木工弟子，彼持墨繩，用拼於木，則以利斧，斫治令直。如是，比丘！因此相復更念異相善相應，令不生惡不善之念。彼因此相更念異相善相應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此第一相，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念相善相應，若生不善念者，彼觀此念惡有災患，此念不善，此念是惡，此念智者所惡，此念若滿具者，則不得通、不得覺道、不得涅槃，令生惡不善念故。彼如是觀惡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猶人年少，端政可愛，沐浴澡洗，著明淨衣，以香塗身，修治鬚髮，極令淨潔，或以死蛇、死狗、死人食半青色，膖脹臭爛，不淨流出，繫著彼頸，彼便惡穢，不喜不樂。如是，比丘！彼觀此念，惡有災患，此念不善，此念是惡，此念智者所惡，此念若滿具者，則不得通、不得覺道、不得涅槃，令生惡不善念故。彼如是觀惡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此第二相，念此相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念相善相應時，生不善念，觀念惡患時，復生不善念者，彼比丘不應念此念，令生惡不善念故。彼不念此念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猶有目人，色在光明，而不用見，彼或閉目，或身避去。於汝等意云何？色在光明，彼人可得受色相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不應念此念，令生惡不善念故，彼不念此念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此第三相，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念相善相應時生不善念，觀念惡患時亦生不善念，不念念時復生不善念

者，彼比丘為此念，當以思行漸減其念，令不生惡不善之念。彼為此念，當以思行漸減念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猶人行道，進路急速，彼作是念：『我何為速？我今寧可徐徐行耶。』彼即徐行。復作是念：『我何為徐行？寧可住耶。』彼即便住。復作是念：『我何為住？寧可坐耶。』彼即便坐。復作是念：『我何為坐？寧可臥耶。』彼即便臥。如是，彼人漸漸息身麤行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彼為此念，當以思行漸減其念，令不生惡不善之念。彼為此念，當以思行漸減念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此第四相，念此相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念相善相應時生不善念，觀念惡患時亦生不善念，不念念時亦生不善念，當以思行漸減念時復生不善念者，彼比丘應如是觀。比丘者，因此念故，生不善念，彼比丘便齒齒相著，舌逼上齶，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，令不生惡不善之念。彼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猶二力士捉一羸人，受持降伏。如是，比丘！齒齒相著，舌逼上齶，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，令不生惡不善之念。彼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此第五相，念此相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「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當以數數念此五相。數念五相，已生不善念，即便得滅，惡念滅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念相善相應時不生惡念，觀念惡患時亦不生惡念，不念念時亦不生惡念，若以思行漸減念時亦不生惡念，以心修心、受持降伏時亦不生惡念者，便得自在，欲念則念，不念則不念。若比丘欲念則念，不欲念則不念者，是謂比丘隨意諸念，自在諸念跡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增上心經第五竟(千四百五十六字)

（一〇二）中阿含因品念經第六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，作如是念：『我寧可別諸念作二分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作一分，無欲念、無恚念、無害念復作一分。』我於後時，便別諸念作二分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作一分，無欲念、無恚念、無害念復作一分。我如是行，在遠離獨住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。生欲念，我即覺生欲念，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，滅慧、多煩勞、不得涅槃。覺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，滅慧、多煩勞、不得涅槃，便速滅。復生恚念、害念，我即覺生恚念、害念，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，滅慧、多煩勞、不得涅槃。覺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，滅慧、多煩勞、不得涅槃，便速滅。

「我生欲念，不受、斷、除、吐，生恚念、害念，不受、斷、除、吐。所以者何？我見因此故，必生無量惡不善之法。猶如春後月，以種田故，放牧地，則不廣，牧牛兒放牛野澤，牛入他田，牧牛兒即執杖往遮。所以者何？牧牛兒知因此故，必當有罵、有打、有縛、有過失也。是故牧牛兒執杖往遮。我亦如是，生欲念，不受、斷、除、吐，生恚念、害念，不受、斷、除、吐。所以者何？我見因此故，必生無量惡不善之法。

「比丘者，隨所思、隨所念，心便樂中。若比丘多念欲念者，則捨無欲念，以多念欲念故，心便樂中。若比丘多念恚念、害念者，則捨無恚念、無害念，以多念恚念、害念故，心便樂中。如是，比丘不離欲念，不離恚念，不離害念者，則不能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憂、啼哭，亦復不能離一切苦。我如是行，在遠離獨住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。生無欲念，我即覺生無欲念，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，修慧、不煩勞而得涅槃。覺不自害、不害他、亦不俱害，修慧、不煩勞而得涅槃，便速修習廣布。復生無恚念、無害念，我即覺生無恚念、無害念，不自害、不害他、亦不俱害，修慧、不煩勞而得涅槃。覺不自害、不害他、亦不俱害，修慧、不煩勞而得涅槃，便速修習廣布。」

「我生無欲念、多思念，生無恚念、無害念、多思念。我復作是念：『多思念者，身定熹忘，則便損心，我寧可治內心，常住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，令不損心。』我於後時便治內心，常住在內止息，一意得定，而不損心。我生無欲念已，復生念向法次法；生無恚念、無害念已，復生念向法次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因此生無量惡不善之法。猶如秋後月收一切穀訖，牧牛兒放牛野田時作是念：『我牛在群中。』所以者何？牧牛兒不見因此故當得罵詈，得打、得縛，有過失也，是故彼作是念：『我牛在群中。』我亦如是，生無欲念已，復生念向法次法；生無恚念、無害念已，復生念向法次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因此生無量惡不善之法。

「比丘者，隨所思、隨所念，心便樂中。若比丘多念無欲念者，則捨欲念，以多念無欲念故，心便樂中。若比丘多念無恚念、無害念者，則捨恚念、害念，以多念無恚念、無害念故，心便樂中。彼覺、觀已息，內靜、一心、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得第二禪成就遊。彼離喜欲，捨無求遊，正念正智而身覺樂，謂聖所說，聖所捨、念、樂住、空，得第三禪成就遊。彼樂滅、苦滅，喜、憂本已滅，不苦不樂、捨、念、清淨，得第四禪成就遊。

「彼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、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趣向漏盡通智作證，便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習、知此苦滅、知此苦滅道如真；亦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習、知此漏滅、知此漏滅道如真。彼如是知，如是見已，則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此比丘離欲念、離恚念、離害念，則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憂、啼哭，離一切苦。猶如一無事處有大泉水，彼有群鹿遊住其中。有一人來，不為彼群鹿求義及饒益、求安隱快樂，塞平正路，開一惡道，作大坑塹，使人守視。如是群鹿一切死盡。復有一人來，為彼群鹿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，開平正路，閉塞惡道，却守視人，如是群鹿普得安濟。

「比丘！當知我說此喻，欲令知義，慧者聞喻，則解其趣。此說有義，大泉水者，謂是五欲愛念歡樂。云何為五？眼知色、耳知聲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觸，大泉水者，當知是五欲也。大群鹿者，當知是沙門、梵志也。有一人來，不為彼求義及饒益、求安隱快樂者，當知是魔波旬也。塞平正路，開一惡道者，是三惡不善念：欲念、恚念、害念也。惡道者，當知是三惡不善念。復更有惡道，謂八邪道，邪見乃至邪定是為八。作大坑塹者，當知是無明也。使人守者，當知是魔波旬眷屬也。復有一人來，為彼求義及饒益、求安隱快樂者，當知是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也。閉塞惡道，開平正路者，是三善念：無欲念、無恚念、無害念也。道者，當知是三善念。復更有道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。

「比丘！我為汝等開平正路，閉塞惡道，填平坑塹，除却守人。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，哀憐念愍傷，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者，我今已作。汝等亦當復自作，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，宴坐思惟，勿得放逸，勤加精進，無令後悔。此是我之教勅，是我訓誨。」

佛說如是，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念經第六竟(千五百九十三字)

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五(七千四百六十八字)